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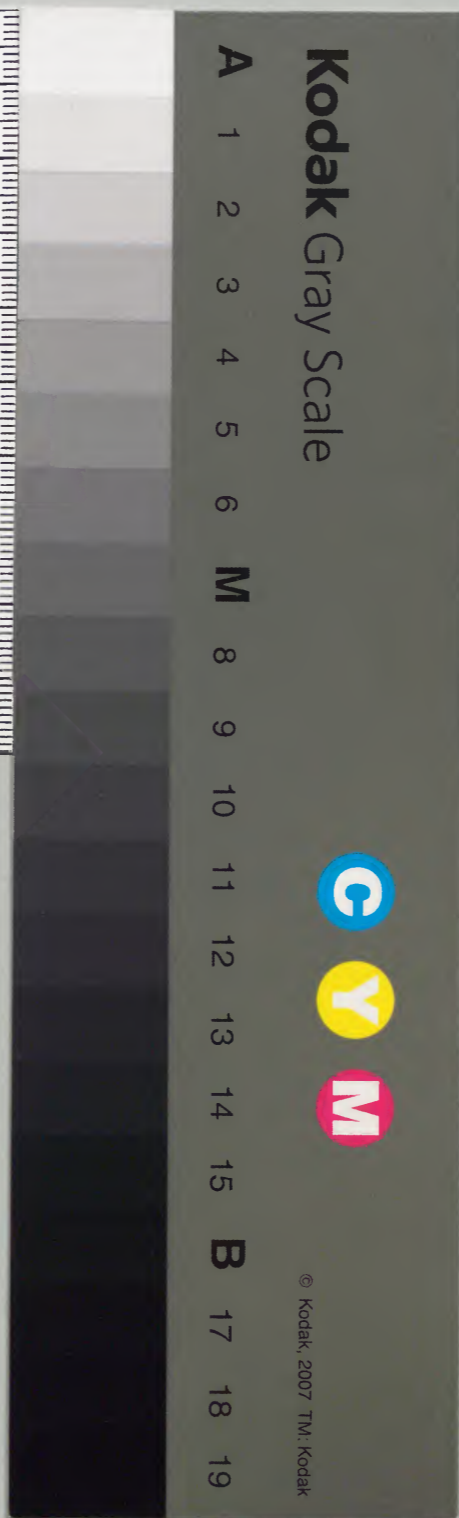
荀子 七八



			五二	漢
			二二	書
			二二	門
一	六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一		
四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20
冊數	10	(4)
函號	298	34



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人過於國制衍字耳

主者天下之利勢也

勢之最利者也

得道以持之則

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

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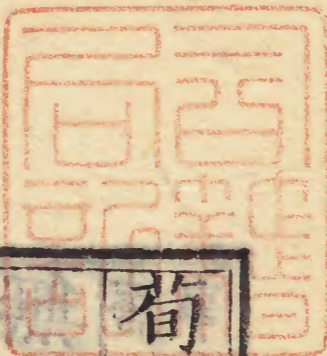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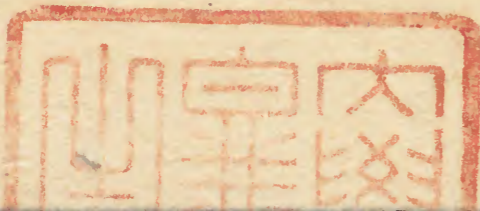
有國不如無國有

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綦謂窮極之時齊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淺學集



潛宋獻是也

潘與閔同齊潛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謚也為齊潛王所滅

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故與此不同也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不同也

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

將道也

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

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

擇仁人之所務白也

白明也

挈國以呼禮義而

無以害之

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

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

也、

櫟然落石貌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

之所與

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

謂若伊呂之比者也

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

舉義法也

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

主之所極然帥羣

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嚮

之者則皆義之志意謂不懷不義之意也或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

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

為本仰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

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

志意、又加之、以義行、言志意及、著之言語、以

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著之言語、義

著言語、謂所論、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

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

下莫能、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

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

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

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如是則夫名聲之部

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

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

月雷、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當

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湯以亳、武以鄘、

皆百里之地、亳、湯國都、鄘與鎬同、武王所都

維龜正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

王也非有他故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

取濟於義也然天下之理略奏矣天

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

之理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然也臣下

曉然皆知其可要也約不欺也皆知其可與要

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

降而退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

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之國謂若齊相許救魯衛

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雖在

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為霸又

長為伯春秋左傳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

策命晉侯為伯也非致隆高也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

言其駁雜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

未極條貫循於王道以略信鄉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

勞佚審以佚待謹畜積不妄耗費修戰備齟齬

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齬然上下相

向之貌、鬪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

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危

中、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

能濟義、畧取信而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提挈

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不務張其義

齊其信、唯利之求、開張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

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

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

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

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

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如是則敵

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

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也、齊閔薛公是也、

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

用疆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

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絕貌、引、

讀為鞞，鞞引軸之物，結引續絲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驚於他國，以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權詐為務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秦敗楚重丘南也秦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

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

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

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不可不善為擇道，

然後道之塗歲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彼國錯者，非封焉之

謂也非受之弗土然後為安或何法之道誰

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

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故道王

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

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

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皆與導同三者明主

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荀子多重

之也叮嚀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

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

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

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改

王於故田是坦明功者據古憚與坦通

玉改行也自是改一玉則改其所行之事非

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

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

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

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

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厲

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

有壓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

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

之士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

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

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故

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

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

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

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

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疆國榮辱在於取

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身不

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疆若燕昭樂毅也身不

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

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綦

之而云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

之極也巨者大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

小巨各半如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

親踈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

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

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

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

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

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

豎刀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賢人國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

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

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故

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不可欺以方圓者也

詩云如霜雪之將

將如日月之光明詩逸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

此之謂也禮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

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
 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
 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
 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綦極也
綦或為其傳寫誤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
 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國之道無具則
 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

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若辨分別事
 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
 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
 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
 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
之中樂閭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
並音洛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
 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

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

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此

之言謂已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守在其職也

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

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

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車既使百吏

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

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

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窮親小事若是則一天

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

功任事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

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

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

百敵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敵一夫之守、事業耕稼

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今以一必窮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之也

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

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

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撓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

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

故先王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音而實反

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諸天子必自為之然後可

則勞苦耗悴莫甚焉耗悴謂精神竭如是則雖

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

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

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勢業權勢事業也

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

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

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論德使能而官施

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

職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

事

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

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

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摠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已

而已矣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

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

施之事或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

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

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

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

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

矣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

且奚去我而適他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故百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

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

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材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

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

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一焉

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

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

勢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於此矣致忠信著

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

謂皆來歸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

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羿蠡門

者善服射者也蠡門即蠡蒙學射於羿羿蠡蒙善射故射者服之音逢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馭韓子曰字伯樂造

父周穆王之馭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

也人服而勢從之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

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

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

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

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

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為事不勞而

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

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

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

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

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

甚大臺謝甚高謝與謝同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

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

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

令以挾挾讀為挾治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

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侯歸之于京師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

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

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

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

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

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
 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
 重間靜莫愉焉問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
 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
 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
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
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
或曰畢讀如以媯茶蓼之媯牢與漢
書丘嫂轅羹同皆修理幹運之意也人苟不
 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

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
 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
 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
 不合之故也外賢踈賢也偏舉人主胡不廣
 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
讀為曠誠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
能實能也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功一天
 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

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此可以察如楊

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

夫哀哭之

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踴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

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

為可哀甚於衢塗

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

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嘆君人者千歲

而不知求誠能之士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

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

國語曰罷

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而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

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

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

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

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

亡

謂令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

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
 不攻而得用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
 王以鄩鄩與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
 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
 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
 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
 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
 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

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
 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
 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上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
 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
 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
 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不敢踰越也是自王之
 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自王之道而得民

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
 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
 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若
 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
 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
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
 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

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
 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浹尺
 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
 官人使吏之事也官人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也故君子者立隆
 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所使要百事者
 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也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
 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

國亂功廢而名辱杜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

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

下取失當一人而杜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

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

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

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

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

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

泰游抗之脩懸龔簾也泰與汰同抗與於天

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

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

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

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

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

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

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為又智下同

守少謂任賢恭已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

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治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

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

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

不侵越也則雖幽間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

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間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

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主道治近不治遠

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

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

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

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

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是浪反

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

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

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感辟

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

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主

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君

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

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

其成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

治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以飾朝廷臣下百

吏之分修飾使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

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

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周禮太

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周國者得百姓

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

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

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

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

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
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爵
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
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生水貌也
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
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
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
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

無他故焉不愉不道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

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凌觸也權謀傾覆

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

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

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

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為疴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疴而奚若新序

作賤之如虺豕也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

司間伺其間隙投擲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

籍踐也一作投錯之

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

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

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

道為其復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

來報我也尚上也使小人在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田

賦之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

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

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

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息三邪者在匈

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

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

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

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

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義禮為成俗朝廷羣

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

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

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
 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辯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中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

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逋逃、由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質要、或曰、質正也、
 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
仲冬月斬陽木、仲夏月斬陰木是也、佻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賃、遠其舍、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平君遊、民足乎食、彼佻亦

與此同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歛，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為然而當。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桎，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

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

君道篇卷第十二

唐大理評事楊 倞 註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

上德卷一

卷一

一

荀子卷第八

君道篇卷第十二

一

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
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
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
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
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
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
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

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
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
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
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
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
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
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

世德堂刊
卷八
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
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
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
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
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
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
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
安樂之矣故籍歛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

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
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
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
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
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
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
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
敬誦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

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

其所爲身也、謹修勅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

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

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人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

世德堂刊
首子卷八
五
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夫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

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云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

世德堂刊
卷八
九
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
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
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
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
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
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
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

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
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
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
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
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
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
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
是所行也聖王財行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

世德堂刊
卷之二
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
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
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
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
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
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
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
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

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
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
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
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
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
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
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

世德堂刊
不修子卷
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已
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
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
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
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
四朕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
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
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

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
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
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
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
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
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
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
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

世德堂刊
卷之九
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汗邪之賊也。今使汗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

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誦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

世德堂刊
卷之七
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
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
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
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
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
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
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
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

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
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
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
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
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
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
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

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于是而用之、於是

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

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
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
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
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然
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
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
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
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

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
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
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
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
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
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
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
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

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

之謂也材人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史吏之才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

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爲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

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八

世徳堂子

不省于卷八

世

世徳堂子

世徳堂子

寛政素申

